



丝雨汀南



狄戈

—著—



凤凰文艺出版社
HOENX LITERATURE AND
SHING LTD

丝雨 汀南

狄戈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汀南丝雨 / 狄戈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604-2

I. ①汀… II. ①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02086号

书 名 汀南丝雨

著 者 狄 戈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编辑 唐 瑜

策划编辑 杨 旋

封面设计 罗静颖

内文设计 罗晓芸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186千字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604-2

定 价 29.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狄戈

喜欢动物，有着东北女孩的爽朗和洒脱，
平生志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新浪微博：@狄戈Dizzo

目录

- ◇ 001 第一章 深夜食堂
- ◇ 020 第二章 碧波风起
- ◇ 041 第三章 午夜画室
- ◇ 071 第四章 寸寸相思
- ◇ 093 第五章 时光若止
- ◇ 125 第六章 归国疑云

- ◇ 157 第七章 风雨倾城
- ◇ 205 第八章 双城故事
- ◇ 235 番外之一 春江日暖
- ◇ 250 番外之二 安非记事
- ◇ 255 番外之三 撩汉日常
- ◇ 258 番外之四 幼儿园风波

第一章

深夜食堂

（司羽并没有坐下，只是居高临下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餐厅的灯没有全开，一束昏黄的光线让氛围有些温暖，背光的他面容不甚清晰，安得只看到他那双熠熠生辉的眼眸，像是将汀南的星空都装了进去。）

安得开了将近一天一夜的车才到达汀南高速收费站，期间她只在车里眯了四五个小时，吃了两碗泡面。

继母一直告诉她，女孩最重要的是活得精致。如果让继母知道自己这么糙地过了两天，她一定会十分受伤，可能还会痛心疾首地逼自己发誓以后再也不能这样了。

安得想到她的样子，不自觉地笑了起来。估计自己这次逃婚，她会晕过去吧。

因为正值元旦假期，四季如夏的汀南迎来了度假旅游的一个小高潮，安得已经在高速收费站龟速滑行五分钟了，隔壁那排车道的一位大哥焦躁地骂骂咧咧，说再堵下去就要订不到酒店了。

安得摸了摸用一根细麻绳拴挂在后视镜上的钥匙，些微的锈迹让她意识到自己似乎很久没来汀南了。不知道那座海边别墅还是不是老样子？老管家长生伯有没有回家过元旦？她曾经留下的画板还能不能找到……

她的目的地在莺歌湾，最早以前那边还是一片宁静祥和之地，后来政府大力开发，十里黄金海岸享誉中外，如今莺歌湾的游客年年月月就没见过。

黄昏的沿海公路被夕阳余晖铺了一地金黄，蜿蜒着在远处与黄金海岸共成一色。安得摘了墨镜降下车窗，温和的海风混着紫薇花的香气瞬间盈满了整个车厢，她捋了下被风吹散的长发，深吸一口气，这两天不太放松的心情终于得到了些许舒缓。

别墅坐落于黄金海岸西边一片平整的山丘上，出门就是沙滩与大海，院子里种满了各类热带植物，这也许就是海子眼中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片别墅区有十多户人家，平时常住的没几个，几乎都是出租给度假的游客，像她家这样常年空着的极少。安得将车子拐了个弯转到别墅门前，熟悉的白色院墙和红色大门映入眼帘。大门一侧停了一辆红色牧马人，火红的颜色就像汀南的天气一样，温暖热情。安得觉得或许是哪个游客的车，并不太在意。她将车停到牧马人旁边，下车拿了后备箱的行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大门。

安得离开春江的时候正是订婚前一夜，她正在试鞋子，打算离开也是因那一瞬间的勇气。说走就走，连这双细高跟鞋都没来得及换下，这鞋走在沙子上绝对舒服不到哪儿去，她索性脱下来拎在手里。

大门微掩，她估摸着老管家在家，推开门便走了进去。

院子里的花草植物早已与她记忆里的相去甚远，百日红开满了庭院，就连她亲手栽种的散尾葵都大得不像样子，而最让她意外的是，曾经害她摔跤的那棵椰子树下竟

然坐了一个陌生人。

那是个非常年轻的男人，他正慵懒地坐在藤椅上，长腿搭在花台的岩石边，夕阳的光透过树叶间隙照在他白皙的脸庞上，斑驳晃动，忽明忽暗……

安浔微愣地站在那里，恍然间，似乎闻到花的香气。

男人戴着耳机闭着眼，不知道是不是睡着了。安浔回身将门关上，吱嘎的响声吵醒了男人，她回头再看向他时，他正睁眼看过来。

似乎刚才是真的睡着了，那一双眼睛蒙眬地微眯着，漆黑的瞳仁慢慢聚焦到安浔身上。安浔一手扶着行李箱一手拎着高跟鞋，光着脚丫站在那儿，长裙摇曳，她轻轻笑着：“长生伯的儿子吗？”

长生伯有个与她年龄相仿的儿子，小时候两人经常一起玩，不过男孩的样子她早已记不得了，只是电话中长生伯总是提到他。

男人看到她说话这才摘了耳机，眼底已是一片清明，他似乎没听到她说什么，只抱歉地笑笑：“我以为自己在做梦。”

声音低沉，带着刚醒来的哑，却出奇的好听，像他的外貌一样迷人。安浔有点疑惑，虽然对长生伯的儿子记忆模糊，但印象中那孩子可没有这么好看的笑容，似乎也从来不会像他这样温柔地说话。他已经站了起来，伸手将不知何时落在自己肩头的叶子拿了下去，见她正看着自己，说道：“他们一会儿就回来，你进去吧。”

安浔仰视他，心想着：为什么当年比她还矮一截的男孩如今会变得这么高？为什么永远挂着两条鼻涕的脏娃如今会干净帅气成这样？

“他们是谁？”安浔越加疑惑，这个人对她的到来似乎没有丝毫惊讶。

那人挑挑眉梢看她，还没来得及再说什么，大门便再一次被人打开，门外走进来几个人，男女都有。其中一个穿着短裤凉拖的女孩几步走到站在椰子树下的男人身边：“司羽，你醒啦，我们刚刚买了牛肉，晚上包饺子怎么样？”女孩说着还不忘扭头打量安浔。在安浔看来，她眼神可不像这个叫司羽的人那么温和。“大川，这是你女朋友吗？”女孩的目光从安浔身上移开，转头问其中一个拎着食材的高壮男人。

叫大川的男人一脸蒙昧地看着安浔：“我女朋友不来了啊，航班取消了。”

微风吹动了满院的百日红，散尾葵的大叶子随风沙沙作响，安浔的裙角也一同飞扬着。站在一侧的大川偷偷深吸一口气，开玩笑道：“这仙女妹妹一来，整个院子都香起来了。”其他几人都笑起来，只有那短裤女孩撇撇嘴骂了他一句。

司羽从头到尾都没说话，似乎在思考为什么她不是大川的女朋友却出现在这里。

同样一直没说话的安浔也在思考，为什么她家的私人别墅会出现这么多陌生人。

“司羽，这位？”大川以为是司羽的朋友。

司羽摇了摇头，看向安浔。

安浔倒是镇定，她看了眼那女孩的凉鞋后，抬脚将手中的高跟鞋一一穿上，长裙下的人越发显得修长，气势上也似乎强了三分：“我打个电话。”她从包里掏出关机很久的手机，按了开机键，也不管嗡嗡直响的电话提示短信，直接拨了长生伯的电话号码。电话很快被人接起，听声音是个年轻男人。

“我找长生伯。”安浔说。

“我爸不在家，有什么事可以和我说。”那边的人说。

安浔看了眼司羽，心想自己真是糊涂了才以为他是长生伯的儿子。

“我是安浔，我到汀南了。”其实安浔大约猜出什么原因，只是她不太相信长生伯会是私自做这种事的人。

“安……安浔？”那边的人听到她的名字似乎很紧张，“你来汀南了？在别墅？”

“刚到。”

“那个……我、我可以解释的，我、我马上过去。”

安浔挂了电话看向几人：“可以让我进去坐一会儿吗？我开了很久的车，有点累。”

其实从她打电话的言语中几人已经猜到了些许，无非就是看管别墅的人私自把房子出租给游客，而不巧主人竟然这时候回来住，于是就变成了现在的情况。只是他们没想到房子的主人不仅没有大发雷霆，反而客气地请求进屋。

“当然当然，妹妹您请便。”大川忙去帮安浔开门。

安浔确实累了，她何止是想进去坐一会儿，她简直想立刻冲上二楼卧室睡个昏天暗地。

大川门童一样扶着门做出请的姿势，司羽弯腰将安浔的行李箱拎起来，安浔道谢，他只温和笑笑。

“我喜欢她的行李箱。”另一个女孩小声对那个短裤女孩说。

箱子看不太出本来的颜色，上面满是手绘图案，色彩鲜艳，很吸引人。

短裤女孩看了眼，噤嘴不说话。

大川笑嘻嘻地等大家都进去后关门跟上，他悄悄对走在最后的司羽说：“这姑娘看着冷冷清清的，其实人挺好的，我们应该不会被赶出去吧？”

司羽将视线从行李箱上收回，慢悠悠地道：“别高兴得太早。”

长生伯的儿子叫阿伦，他骑了一辆小电动车，来得很快。安浔看着这个拿着头盔满头大汗的男人，终于和记忆里那个孩子重叠了——不修边幅，穿着肥大的背心短裤，红润的脸颊总是一副朝气蓬勃的样子，只是如今这种朝气蓬勃中带了些焦急和不安。

“安……小姐，我是阿伦。”阿伦似乎想叫安浔，又怕多年不见生疏了，硬生生改成“安小姐”，模样有些局促。

安浔笑：“我当然认得你。”

司羽转头看她，眼中闪过笑意，似乎在笑她怎么能将这句话说得如此理直气壮。安浔装作没看到他的揶揄，心想他竟然知道自己刚刚认错人了。

事情很简单，就如众人意料的一样，房子确实是阿伦租出去的，因为长生伯生了病急需用钱，阿伦瞒着父亲出租了房子，没想到第一次就被主人逮了。

“安浔，你能不能别让我爸知道？不然他非扒了我的皮不可。”阿伦见安浔还记得他，又没有生气的样子，胆子也大了，称呼也改了。

“长生伯生了什么病？严重吗？我想去看看他。”安浔说。

“前段时间恶心呕吐，心律失常，反反复复地进医院，花了不少钱，怀疑是心脏的问题。汀南没有什么像样的甲级医院，所以前两天我姐把我爸接到外市检查去了，走的时候……走的时候，我给了他们一万块钱，我一大老爷们，能让我姐拿钱啊？你说是吧……”阿伦说到后来又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看安浔。

安浔见阿伦又开始脸红，顿觉好笑：“虽然听说警察的工资不高，但你也不至于这样拮据吧？”

身为莺歌湾派出所民警的阿伦被说得脸更红了，磕磕巴巴地回答道：“之前那什么……有点事。”

安浔不再说什么，伸手从包里拿出了一张卡给阿伦：“你把租金还给他们，如果有违约金也一并付了，再出去帮他们找个住处。”

“啊？这……”阿伦看了看坐在那边沙发上的几人，再看向安浔，一咬牙，“成，这钱就当欠你的，等我攒够了一起还。”

“不用了，长生伯生病我也应该出份力的。”安得说。

“那不行，这太多了……”

这边两人互相寒暄着，另一边那几个人却都没动。大川看着司羽，准备等他拿主意，司羽垂着眼眸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其余几个人虽然有些不情愿搬走，但又觉得租金还给他们，还给他们重新租地方也挺划算的。显然大川也这么想，他见司羽沉默，于是自己做了决定：“走，收拾东西去。”

大川说着便站了起来，其余几人刚准备起身，这时司羽慢悠悠地抬头看向大川：“谁说我们要走？”

大川愣愣地道：“啊……啊？”

司羽转头看向安得，神情依旧温和，眼睛清亮深邃：“房子房间很多，我想应该住得下我们。”

阿伦其实也是这么想的，毕竟人家房租已经交了，而且房间那么多。只是他摸不准安得会不会嫌吵闹，他看了看沉默的安得，对司羽说：“那个……司先生，安得的意思是另外给你们找个房子，房租我们来付。”

“并不需要这么麻烦，不是吗？”司羽看着安得轻声说着。

安得半晌没说话，看不出在想什么，或许在思考这个提议的可行性。

“算了吧，司羽，人家都那么说了……”那穿短裤的女孩莫名地对安得带了些敌意，见安得如此越发觉得面子上挂不住，昂着头起身上楼，似乎准备收拾东西。

安得看向那个耍脾气的女孩，慢悠悠地对她说道：“别忘了把拖鞋留下，那是我的。”

阿伦见安得不高兴了，眼睛一转，扬声说：“呀，这不是夫人生前亲手给你做的鞋子吗？被别人穿了她会不会很生气？”阿伦虽然是故意吓唬那女孩，但他说的是事实。当年她母亲跟着照顾她的少数民族阿姨学了好些天，然后一针一线绣出来的，那时候安得喜欢得都舍不得穿。

女孩听他这么一说脸都吓白了，慌忙把鞋脱了，也不敢去拿，眼圈一红转身跑上了楼。大川有点尴尬，他挠挠头：“那啥，对不起啊，她……我不知道她穿的是你的鞋。”那女孩名叫赵静雅，和其他人一样，都是大川大学时期的同学。后来大川到东京大学读研究生，几年没见，趁假期大家约着来汀南准备好好聚聚。

安得对大川说：“没关系。”然后看向其他几个人，“你们要是嫌麻烦，那就住

下吧，租金还是要还给你们，只要平时让我蹭个饭。”

大川高兴地说：“当然，当然。”

安浔站起身，对阿伦示意了一下，率先走上了楼梯。

阿伦意会，伸手拎起箱子跟在她身后上楼，边走边抱怨：“我可是人民警察啊，公仆懂吗？可不是你私人的，你怎么能这么自然地使唤我？”

“欠我钱的人闭嘴。”安浔头也没回地说道。

阿伦乖乖闭嘴，并且他预感这大小姐比小时候还要难伺候。

楼下几人目送他们上楼后，大川最先舒了口气：“这仙女妹妹怎么想一出是一出的，说走说留都这么儿戏吗？”

“这姑娘敞亮。”另一个人说。

那个短发女孩看着安浔离开的方向若有所思：“我总觉得她的名字好熟悉啊，不会是哪个明星吧？”

“那青青你赶快去要个签名啊，卖给她的小粉丝还能小赚一笔。”大川说。

“住人家家里就够不好意思的了，你还想着挣人家钱。”名叫青青的短发女孩瞪了大川一眼。

“江湖儿女不拘小节，四海之内皆朋友。”

几个人正打趣时，赵静雅拎着箱子气呼呼地从楼梯上走下来：“你们干吗不去收拾东西啊？人家都撵我们了！”

“消气，消气，那女孩同意我们住这儿了。”青青走过去拉住赵静雅，悄悄在她耳边说，“司羽在那边，你不是喜欢他吗？别让他觉得你小心眼！”

赵静雅看了一眼司羽，又看了看青青，半晌才不情愿地说了句：“知道了，可是我不想住这儿。”

青青笑：“觉得那安小姐太漂亮了？”

赵静雅撇撇嘴：“还行啊，一般呗。”

“我还不知道你，别气了，快去把握机会。”青青将赵静雅推向了司羽的方向，冲她眨了眨眼睛。

司羽正在看挂在墙上的画，认真又专注。赵静雅走到他身边，也跟着看了两眼。这房子里到处都挂着画，无非是些树木、河流、房子和花草，她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看的，和美术课本上的差不了多少。赵静雅见自己站了半天司羽也没注意到自己，便主

动开口问道：“这些叫什么？静物写生吗？”

司羽转头看她一眼：“或者可以称作印象派。”

赵静雅立刻说：“想不到你对画作也有研究！”

司羽盯着其中一幅肖像画出神，半晌才慢慢回答：“只是了解一点。”

赵静雅感觉自己简直要迷失在司羽的这种状态中了。他悠悠然站在油画前，优雅自然。司羽那温润的气质和让人无法忽略的过人长相，她十分确定，自己已经为他着迷了。

“大川说你是东京大学医学系的研究生。”赵静雅收回思绪，娇声问。

“嗯。”司羽已经走到下一幅画前。

“那你怎么会和搞东南亚文化研究的大川认识的？”赵静雅遇到司羽是没有丝毫准备的。在来汀南之前，她从没想过这趟旅行会让她如此心动。

“一起打过工，接触多了就成了朋友。”司羽冲她笑笑，笑容还没来得及收回，视线便被楼梯上的人吸引过去，是安浔和阿伦。

安浔跟在阿伦后面下来，她已经脱了高跟鞋，并且再次光了脚，不似阿伦走得虎生风，她踩在地毯上没有丝毫动静，长裙晃动下，只有白皙的脚腕上细细的腕链发出细微的响动。一时间楼下的几个人都没有说话，全都仰头看着她。

阿伦率先打破沉默，他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司羽后，嘟嘟囔囔道：“中国就没有像样的医学院吗？跑日本学什么医，我爸最讨厌小日本了！”

安浔在后面笑起来。

大川也是东京大学的，虽然学的专业不像司羽的那么牛气哄哄，但也是正经研究生。他忙辩解道：“阿伦，现在已经是和平年代了，再说，学术无国界。”

司羽也笑，并没有因为阿伦的言论有所不满：“阿伦，你可以让你父亲检查一下肾脏。”

“啊？”阿伦一愣。

“你不是说他恶心呕吐、心律失常吗？”

“啊……对，肾的原因吗？”

“或许是。”

“谢谢啊，我会告诉我姐的。”

在安浔一再表示绝对不会把他私自出租别墅的事告诉长生伯后，阿伦这才千恩万

谢地离开。安浔关了门回来，对众人说：“今晚不用叫我吃饭了，祝你们有个愉快的晚餐。”

众人应着并道谢。

安浔抬脚上楼，走了两步后慢慢停下，回头看向站在画前的司羽：“你觉得这些画怎么样？”

司羽挑了挑眉梢，似乎没想到她会突然这么问，顿了一下说道：“略显稚嫩，但充满灵性。”

安浔勾了勾嘴角，什么也没说，飘飘然地上楼去了。

晚餐是大家一起动手包的饺子，司羽没有参与，像下午一样戴着耳机坐到椰子树下闭目养神去了。这并没有让大川的这些同学觉得他不合群，相反的，他们都对这个刚认识一天的司羽印象非常好。

赵静雅自告奋勇地去叫司羽，其余几个人各自交流着眼神，上学那会儿多少男生追求赵静雅，她一直眼高于顶，对什么人都爱答不理的，谁会想到她也会有今天这样的時候。

饭桌上，大家热火朝天地胡侃，只有司羽安静地吃着东西，似乎有着极好的餐桌礼仪。当大川说起第二天要去森林公园的时候，这才想起问司羽车子的事儿：“你那牧马人能装几个人？”

“五个。”司羽说。

他们一行六个人，正好多了一个，而且还有两个女生，并不适合和男生挤在一起。大川想了想说：“只能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打到车。”

“司羽，你那车挺骚包啊。”有人说。

司羽用纸巾擦了擦手，抬眼看向那人，说道：“我哥的车，他说跑长途这车会舒服些。”

“司羽还有哥哥呢？没听你说过。”大川说。

司羽拿起水杯喝水，没做任何回应，大川也不在意，转头又去和别人聊别的。车和女人似乎是男人永恒的话题，聊完车子后不知道谁将话题引到安浔身上。大川对安浔的印象很好，喝了些酒的他笑眯眯地说：“我要是没女朋友就追她。”

“你就吹吧，那格调的你驾驭不了。”有人立刻泼冷水。

大家哄笑，大川不服，梗着脖子说：“我可是东京大学的高材生。”

“人家司羽也是啊。”赵静雅说。

他们总是很轻易地就能把话题扯到司羽身上。司羽垂眸不知道在想什么，意识到大家都在看他，这才不慌不忙地道：“我没有女朋友。”

大川说学校里喜欢司羽的女生从东京能排到北京，司羽却正眼都不会看一下，他都要怀疑司羽喜欢的其实是自己了，大家又是一阵笑闹。赵静雅的眼睛亮晶晶的，似乎是因为知道司羽没有女朋友而高兴。只有青青，没有参与到他们的调笑中，她疑惑地看了看司羽，怎么都觉得他这话很值得探究，感觉赵静雅要单相思了。

安浔是被饿醒的，她已经两天没好好吃饭了，醒来的时候她有瞬间的茫然，愣了半晌才想起来自己在哪儿。

卧室里并不黑暗，庭院的灯光透过纱帘照射进来，朦朦胧胧的。外面静悄悄的，估计大家都睡了。她开了手机，时间显示为一月二日凌晨两点三十分。

安浔一直不太喜欢穿鞋，当年她母亲非但没有改了她这个毛病，反而索性让人用地毯铺满了房子的每个角落，这越发纵容她光着脚乱跑了。安浔将手机放到睡衣口袋，光脚下床，悄然打开卧室门，走廊和楼下大厅都静悄悄的。

她没有开灯，因为有院里若隐若现的灯光和月光照射进来。楼下厨房被收拾得很干净，安浔翻找了半天一无所获后终于意识到这些人是一个饺子也没留给她。幸好最后在橱柜里发现了一盒泡面，安浔叹息，看来还得再对付一顿。

当熟悉的手机铃声在寂静的夜里突然响起时，安浔着实惊了一下。她以为这个时候不会有人再打电话了才敢开机，没想到真有人这么执着，半夜不睡也要尝试拨通她的电话。安浔小心地拿出手机，见到屏幕上跳动着的安非的那张笑脸时才舒了口气，轻快地伸手按了接听键，点了扬声器，转身开始撕泡面盒。

那边的人似乎不太相信他竟然打通了电话，嘀嘀咕咕地道：“通了？安浔？”

“我在，安非。”安浔正在用水壶接水，听到安非的声音从手机中传来，她随意地应着。

“我的天！安浔！”安非惊讶的声音。

“是我，安非。”安浔淡定的声音。

安非比她小一个月，是她异父异母的弟弟。

安浔亲生母亲身体一直不好，安浔小时候，每到入冬就要陪着母亲来到这冬天依

旧温暖如春的汀南住到第二年春天。即使这样，母亲还是在她十岁的时候便早早过世了。

安非原名程非，在安浔十四岁的时候随着他的母亲来到安家，重组的四口之家竟然十分和谐。十八岁那年，两人一起考上大学，安浔改口叫了琴姨作妈妈，程非改名叫了安非。

“安浔，你还活着我真惊讶，我妈以为你被绑架了，差点哭着报警，你就是一坑妈狂魔。”安非愤愤地说。

“是你跟我说要勇于追求真爱的。”安浔一脸无辜地边撕着调料包边说。

安非一听她毫无悔过之意，怒道：“我说的真爱是易白哥，我怕你有婚前恐惧症，我在鼓励你，谁知道你误解我的意思，撒腿跑路啊！”

安非觉得自己真是狗拿耗子了。

安浔依旧无辜：“可是我不喜欢他啊。”

“安浔，你跟我说，你是不是在外面有相好的了？”安非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你可想清楚了，易白可是颜好腿长巨有钱的典型代表。”

“我有相好的也是你。”安浔撇撇嘴，心想她今天可是随随便便就碰到颜更好腿更长的呢！

安非那边吓得差点把手机扔了：“你小点声，让你爸听到非往死里揍我不可。不是我说，你妈真逗，都什么年代了还和人指腹为婚；易白他妈更逗，说什么一诺千金；易白哥更逗，外面那么多妞……咳……我什么也没说，你什么也没听到。”

安浔并不在意易白的妞们，她更担心家里：“安非，易家有没有为难咱爸？”

“暂时还没说什么，易白哥也没说什么，总之大家脸色都很臭就是了。你都已经这么牛地摆摊子了就先别回来。哎，对了，你在哪儿？”

“在汀南。”安浔继续和那怎么都撕不开的调料包作战。她想了想又觉得不放心，拿起手机恶狠狠地警告安非：“你要是告诉别人，我就说我是因为和你私订终身才逃婚的！”

“什么？”

“还怀孕了。”

“卧槽！”随即是嘟嘟嘟一阵忙音。

安浔抿嘴笑起来，安非可能吓坏了，怎么还是这么不禁逗。

这时水已经烧开了。她转身拿水时才发现门口不知何时站了一个人，安浔吓得差点把手里的面扔了。那人见她如此反应竟轻轻笑起来。安浔认清来人，她将面放到流理台上：“你是认床睡不着吗？”

司羽双臂环胸，靠在厨房门框上，似笑非笑地看着安浔：“怎么不觉得是你们讲电话的声音太大了？”

安非的说话声确实有点大，安浔伸手将热水冲进面里，扭头问他：“请你吃面补偿怎么样？”

司羽看着她，一时间没有说话。安浔依旧光着脚，穿着长背心，长度将将盖住腿根，算不上太暴露但也绝谈不上保守。长发被她利落地绾在头顶，一张精致的小脸素面朝天，在明晃晃的灯光下肌肤白皙清透。

安浔见他不多说，手指轻轻敲着桶面：“嫌弃吗？”

司羽抬脚走进厨房，拿了流理台上安浔放弃的酱包，替她撕开：“你是被饿醒的？”

安浔点头，接过酱包挤到面里：“说实话，若不是太饿，我真不想吃泡面。”

司羽看她蹙眉无奈的样子，伸手拿过泡面放到一边：“等我一下。”说着走了出去。

夜晚的汀南还是有些凉的，安浔披着毯子坐在厨房的高脚凳上，流理台上的泡面散发出阵阵香气，她有点忍不住了。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饿成这样竟然还能乖乖听话地等着他。

好在司羽并没有让人失望。

当他拿着一小篮子菜回来的时候，安浔惊奇地问他：“哪来的？”

“你长生伯在后院种了很多菜，你不知道吗？”司羽已经开始洗手了。

安浔经他提醒才想起来，长生伯确实喜欢自己种菜吃。

洗菜、切菜、翻炒这一系列动作他做得不紧不慢。安浔坐在流理台另一侧撑着下巴乖乖等着，眼前全是他修长白皙的手指。心外科医学硕士灵活稳健的手指，在这样幽静的夜里竟然用来给她烧菜。

而他们认识还不到十个小时。

感觉很奇妙。

因为食材有限，司羽只做了一盘蒜苗炒鸡蛋、一盘胡萝卜炒西芹和一碗鸡蛋羹。